

汉语竞争类多人游戏语言中疑问句的形式与功能

张文贤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100871
zhwenxian@pku.edu.cn

苏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100871
sukia@pku.edu.cn

摘要

本文基于自建的竞争类多人游戏对话语料库对汉语疑问句的形式与功能进行了考察。文章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疑问句的类型分为五大类, 然后考察不同类型的疑问句在对话中出现的位置与功能。研究显示, 是非问(包括反复问)与特指问是最常见的类型, 选择问使用频率最低。大部分疑问句会引起话轮转换, 具有询问功能, 此外, 否定与指出事实也是疑问句的主要功能。特指问的否定功能与附加问指出事实的功能比较突出。

关键词: 疑问句; 形式; 功能; 对话; 语料库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Interrogatives in Multi-party Chinese Competitive Game Conversation

Wenxian Zhang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871
zhwenxian@pku.edu.cn

Qi S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871
sukia@pku.edu.cn

Abstract

Based on self-constructed corpus of multi-party conversa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Chinese interrogatives. Drawing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it divides the interrogatives into five types: wh-question, yes/no question, tag question, alternative question and declarative question, then it examines both the posi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interrogatives in sequence. It finds that yes-no questions (including positive-negative interrogatives) and wh-questions are the most frequent while alternative questions are the least frequent; most interrogatives lead to turn-taking, and thus inquiry-prone, their major functions also are negating and fact-pointing; the negating function of wh-questions and the fact-pointing function of tag questions are quite prominent.

Keywords: Interrogatives, Forms, Functions, Conversation, Corpus

1 引言

*通讯作者

©2020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许可出版

邵敬敏 (2013)注意到了疑问句形式与功能的关系,指出疑问句可分为结构类和功能类,其中功能类包括回声问、反问、设问。但这些类别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功能类,比如回声问主要是针对上文的句子或者句子中的部分词语发出疑问,这仍是从形式上概括的。显然,功能类倾向于无疑,而“疑问”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有疑而问”与“无疑而问”之间存在疑问程度不同的句子。徐杰、张林林 (1995),徐盛桓 (1999)都强调疑问句内部存在疑问程度的差别。在各种问句中,反问句似乎没有疑问程度的问题,因为它表达否定 (吕叔湘, 1942; 张伯江, 1996; 齐沪扬、丁婵婵, 2006; 胡德明, 2010)。虽然叫反问句,实际不是问,其表达的意义是“无疑”的。但也有一些学者发现反问句既可以“无疑”,也可以“有疑”,如 (苏英霞, 2000), (李宇凤, 2008)。关注疑问句的功能必然会涉及到其除了表达询问之外的所能够实施的行为,相关研究自然集中在反问句上。刘松江 (1993)认为使用反问句是说话人对自己感情的宣泄。郭继懋 (1997)指出反问句的语义语用条件在于间接地告诉别人他的行为不合情理。邵敬敏 (1996)、刘娅琼和陶红印 (2011)等都认为反问句有反驳等功能。此外,高华、张惟 (2009)认为“寻求核实”与“请求许可”是附加问句的两类基本话语功能。

前人虽然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但疑问程度、功能与从结构上分出的疑问句句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前人对疑问句形式与功能的对应关系缺乏考察,更缺乏定量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问题:

1. 在实际言谈中,各种形式的疑问句使用情况如何?哪种形式最为常用?
2. 在对话中,疑问句分布在话轮首、话轮中还是话轮尾?是否一定会引起话轮转换?
3. 疑问句的功能除了询问、反问,还有哪些常用功能?
4. 汉语疑问句的功能与形式之间有没有较强的联系?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自建多模态多人对话语料库,对其中的疑问句进行穷尽式的统计与分析,以得出疑问句形式、分布与功能的对应关系。本文所使用的语料来自网络电视节目《饭局的诱惑》中游戏部分的对话,该节目的嘉宾有9或者10个人,他们玩儿狼人杀游戏的整个过程被录制了下来。嘉宾在玩游戏时自发产出无准备的对话,语体的性质为竞争类多人游戏语言。与双人对话相比,这种多人对话更加复杂。这种语体属于口语,但不同于自然闲谈类口语的是,该类语体中语言的产出都与游戏的内容有关,游戏的进程需要依靠语言的推进。由于游戏规程的需要,每个嘉宾都要想方设法辨别对方的真实身份,因此疑问句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话轮长度与转换也可能随之受到影响。为使语料的性质更加纯粹,我们只将该电视节目中的玩游戏时的对话部分逐字转写下来,不转写玩游戏之前的热身部分以及介绍游戏规则的独白部分。共转写了11期节目,约10小时,9万字。语料收集好后进行标注。语料标注由两位语言学专业的老师独立进行,标注结束后再核对,对于两位老师标注不一致的句子,当面讨论,根据上下文语境达成最终标注结果。标注的内容包括疑问句的形式、位置、功能。标注所用的具体符号随文说明。

2 疑问句的形式类型及其分布

2.1 疑问句的形式类型

吕叔湘 (1942)将疑问句分为“特指问”和“是非问”。这种以疑问域为切入点的分类对后来的研究影响较大,陆俭明 (1982)、袁毓林 (1993)、邵敬敏 (1996)与张伯江 (1997)继续发展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后三位学者对疑问句的分类层级性很强、很细致。从大类上来说,特指问与是非问的形式特征不同,首先二者疑问词不同,其次二者对疑问句的回答也不同,是非问可以用“对、不对”回答,而特指问不能。以结构特征为标准分出的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反复问、附加问等虽然辨识度高,但在分类层级方面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是非问与选择问的关系就比较复杂。除了把是非问放在第一层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除特殊疑问句之外,其余都是选择问,而选择问有特指选择问和是非选择问之分,是非问句就属于后者 (范继淹, 1982)。谢心阳 (2018)从互动的角度分析了汉语的问答形式,认为是非疑问句包括由形态一句法一词汇手段构成的疑问句、陈述疑问句(简称陈述问)和附加疑问句三大类,该分析为我们理解问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回答的情况来给疑问句分类。特指问有“谁”“什么”“为什么”“哪儿”“怎么”“怎么样”等疑问代词，回答会针对疑问点进行，应该单独一类，如例[1]。是非问与反复问可以归为同一类，是非问带疑问词“吗”，反复问从正反方面进行提问，它们都是用肯定或否定来回答，如例[2][3]。附加问虽然从形式上来说也可以用肯定或者否定来回答，但是对附加问的回答常常是对所实施行为的回答，宜把附加问单独归为一类，如例[4]。选择问要求听话人从发问者提供的选项中选择一作答，宜单独归一类，如例[5]。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听话人把某些不带疑问词的陈述句也作为疑问句来回答，因为这些陈述句是B-events（指的是对于下一说话人B来说是已知信息，对于上一说话人A是未知信息）⁰，陈述疑问句事实上是一种通过互动参与者之间认知不平衡性获取回应的互动行为（谢心阳, 2016）。我们并没有把这一类归入是非问是因为这一类疑问句是从功能角度而不是从形式角度定义的，如例[6]。

- [1] 马东：你肯定投我，为什么我可以再留一轮？
那威：我哪知道，因为大家不一定听我的呀。
- [2] 胡可：必须得投吗？
那威：是。你可以弃权。
- [3] 撒贝宁：现在有没有可能是两狼在？
侯佩岑：有！
- [4] 尼格买提：你们不要让他带走我好不好？
马东：不是，我就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偏偏把我扔地上？把尼格买提还留在桌子上。
- [5] 艾力：阿娇你是平民还是有身份？
阿娇：我是平民。
- [6] 马东：当时你睁着眼。
大王：我当时在睁眼，因为我是女巫。

例[1]是特指问，有疑问代词“为什么”。例[2]为是非问，有疑问词“吗”。例[3]“有没有……？”是反复问。例[2]与[3]都需要听者做出肯定或者否定回答，都归为是非问。例[4]“……好不好？”是附加问，第二个说话人马东并没有回答“好”或者不好，没有理睬尼格买提的请求。例[5]“……还是……”是选择问，提供了平民和有身份这两个选项。例[6]是陈述问。马东说“当时你睁着眼”虽然没有疑问词，但睁没睁眼只有大王自己知道，她才是信息的权威知晓者，因此大王对马东的陈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样，根据形式，我们将疑问句分为特指问、是非问（包括反复问）、附加问、选择问、陈述问五大类，分别用字母Q、P、T、A、D在语料库中进行标注。在这一轮标注中，我们完全从形式出发，并没有考虑疑问句的功能。比如例[7]大王根据那威说的不会杀谁推论出会杀谁，那威对大王的推理并不赞同，“不是得罪人吗？”实为否定大王的说法，但因为“吗”这一疑问词，因此仍标为P。再比如例[8]的第一个话轮中，尼格买提说的“你验了8号的结果是什么？”中的“什么”是真性问，而第三个话轮撒贝宁说的“真是高手，她这说的什么？”虽然也有疑问词“什么”，但并不是真正的寻求信息的疑问句，而是表达质疑，在第一轮标注中，例[8]中两个带有“什么”的句子均标为Q。

- [7]那威：侯佩岑我不会杀。马东我不会杀。你我更不会杀。
大王：等于我们剩下的该死……
那威：你非逼着我这么说，不是得罪人吗？
- [8]尼格买提：你验了8号的结果是什么？
颜如晶：他是好人！我第二验的撒老师，撒老师是，是狼。……
撒贝宁：真是高手，她这说的什么？

按照疑问句的形式统计的结果如图1所示：

⁰根据Stivers (2010)，英语中大部分陈述疑问句都包含一定程度的上升语调，他将之归在是非问句里，并认为陈述疑问句占主导地位。例如：You are married?是陈述疑问句。Are you married?则是标记性是非问句。汉语中有些没有语调上扬或者上扬不明显的B-events陈述句实际也在表达问，听话人会回答这样的句子，我们将这类句子单独区分出来。在A、B信息交互方面，张文贤、乐耀 (2018)介绍了A、B-events理论。B-events(Known to B, but not to A)是基于B的事件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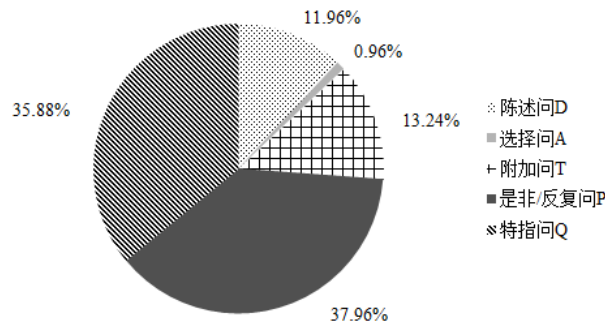


Figure 1: 疑问句的形式

从图1可以看出，是非问与反复问占的比例最大，为37.96%（238例），特指问与之比例相近，为35.88%（225例），附加问比陈述问稍高，分别为13.24%（83例）与11.96%（75例）。选择问出现的最少，只占0.96%（6例）。我们统计的结果与Stivers（2010）所调查的2-5人美式英语自然对话中疑问句的情况一致，也为是非问最高，但不同的是，我们的语料中特指问与是非句地位相当。

2.2 不同形式的疑问句在对话中的位置

根据Sacks等（1974），一次只有一方说话（一个人一次说的话叫话轮），在对话中发生话轮转换，话轮转换是会话组织的基础。当疑问句是在询问对方、请求对方回答或确认时，大多会发生话轮转换，如例[9]。可是疑问句不必然引起话轮转换，也可能发出疑问句后继续言谈或者疑问句出现在话轮的中间，如例[10]。

[9] 沙溢：你又要把他——一个人家说是预言家的要投出去，现在你在这里搅混水，你又要把我投出去。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那威：我是好人，好人。好。我没有搅浑水，我是完全充满着对胡可老师的那种信任。

[10] 马东：我是预言家！我查杀她（胡可），她（侯佩岑）不说话。如果那个时候她就应该知道我是狼了对吗？如果我是狼跳的话.....

侯佩岑：没有，我有接受特训，我不能那么早跳！

例[9]沙溢先做出一番评论再提问，疑问句“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位于话轮尾。那威接过话轮，回答了沙溢的问题。例[10]马东说的“如果那个时候她就应该知道我是狼了对吗？”处于话轮中间的位置，“.....对吗？”并不是寻求对方确认，而是引出推论的前提。

我们将语料库中所有疑问句进行位置标注，统计不同形式的疑问句在话轮首、中、尾的分布情况。S表示疑问句单独占一个话轮，B表示在话轮起始位置但不单独成为话轮，M表示出现在话轮中间位置，E表示出现在话轮结束位置。所以，如果是非问或反复问单独占一个话轮，则标记为SP，位于话轮尾为EP，位于话轮首但不单独占一个话轮标为BP，位于话轮中标为MP。其他类型疑问句的情况以此类推。

Table 1: 疑问句在话轮中的位置

疑问句的类型	单独占一个话轮 (S)	位于话轮尾 (E)	位于话轮首 (B)	位于话轮中 (M)	小计
是非问与反复问 (P)	146 (61.34%)	34 (14.29%)	45 (18.91%)	13 (5.46%)	238
特指问 (Q)	145 (64.44%)	25 (11.11%)	30 (13.33%)	25 (11.11%)	225
附加问 (T)	47 (56.63%)	4 (4.82%)	13 (15.66%)	19 (22.89%)	83
陈述问 (D)	58 (77.33%)	6 (8%)	10 (13.33%)	1 (1.33%)	75
选择问 (A)	5 (83.33%)	1 (16.67%)	0	0	6
总计	401	70	98	58	627

表1显示,所有类型的疑问句都是单独占一个话轮的情况最多。但疑问句并不完全是用来问的,也就是说,说话人发出疑问句并不必然需要对方回答或者不等待对方回答。说话人可能发出一个疑问句之后继续言谈,或者在言谈过程中发出了一个疑问句而这个疑问句并没有使说话人交出话语权。为了更好地观察疑问句是否引起话轮转换,我们将表2中的数据进行归类,分为引起话轮转换与未引起话轮转换两种情况,单独占一个话轮的疑问句与位于话轮尾的疑问句均引起话轮转换的,归为一类,位于话轮首但不单独占一个话轮与位于话轮中的疑问句均未引起话轮转换的,归为一类。统计结果见表2。

Table 2: 疑问句在话轮中的位置

疑问句的类型	引起话轮转换	未引起话轮转换
是非问与反复问 (P)	180 (75.63%)	58 (24.37%)
特指问 (Q)	170 (75.56%)	55 (24.44%)
附加问 (T)	51 (61.45%)	32 (38.55%)
陈述问 (D)	64 (85.33%)	11 (14.67%)
选择问 (A)	6 (100%)	0

从表2可以看出,选择问100%会引起话轮转换,听说人听到选择问后会接过话轮,做出回答。其次是陈述问,85.33%的陈述问会被接过话轮,而是非问与特指问相当,都是约为76%,最特别的是附加问,只有61.45%引起了话轮转换。这说明大部分疑问句被识解为有疑而问,听说人认为需要回答,所以在疑问句结束后就接过话轮。但是有些疑问句特别是附加问并不是为了问而发出的,这需要对疑问句的功能即所实施的行为做进一步的分析。

3 疑问句的功能

要想更好地解释疑问句的功能,离不开疑问句的言谈环境。如果把疑问句放到口语对话中,从交际互动的角度去分析,就可以更好地认识问句的功能(张文贤、乐耀,2018)。在实际言谈交际中,从形式上看是疑问句的句子并不一定是表达“疑”或者“问”,不管是特指问、是非问,还是附加句,除了疑问功能外还具有其他功能,比如实施言语行为或者组织话题等。比如例[11]- [13]:

[11]蔡康永:我本来想休息来着,结果你把我救回来干什么?

大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想一想,谁会第一天晚上就把康永哥,就把康永哥给杀了,而且很明显就是骗解药的。

[12]大王:我第一把我就说了,我是一个很好的身份,记得吗?所以我只敢肯定,他肯定是狼人。

陈怡馨:啊.....我真的不知道选谁.....但是,因为我不,就是佩岑姐姐,我是,我只是因为凭,就是她那个反应,但是,就刚刚她说的话也的确没什么问题.....

[13]张大大:我认为预言家现在没有危险,你即便是预言家,你都可以跳出来,但你好像不是预言家的感觉。我相信场上已经走了一匹狼了,所以预言家可以跳了好不好?我来保护你,只要你跳我就相信你,我带走你说的那个人,一瓶毒药,说完了。

例[11]蔡康永“.....结果你把我救回来干什么?”一句中有特殊疑问词“什么”,但却不是疑问句,而是反问句,否定大王的做法,埋怨大王不该把他救回来。从大王的回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大王并没有把蔡康永的话作为疑问句来回答,而是用“所以”拉回之前正在讨论的话题,即谁是狼人。例[12]大王说“.....,记得吗?”有疑问词“吗”,从形式上看是一般疑问句,但大王实际上并不是问大家是否记得,而是指出事实,使之前的话语重新回到当前的言谈中,她说完“记得吗?”之后不等大家回答就继续说自己的判断。从听话人来看,也没有人回答记得或者不记得,陈怡馨接过话轮,继续分析哪个是狼人。例[13]附加疑问句“.....好不好?”用在话轮中间,宣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走了一匹狼之后预言家可以跳”是大家都了解的游戏规则,无需其他会话参与者回应。

正如前文所说,前人对汉语疑问句的功能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反问句或者某些具体格式上,并没有我们可以直接拿来运用的分类框架。在对功能进行分类时,我们既

考虑问句也考虑答句，对疑问句的功能分了三大类，它们是：

1.询问。指的是说话人有疑问，不知道某一信息或对某一信息不确定，因此询问对方，希望得到回答。在语料库中用数字“1”标注。具体包括：

a.说话人就某一信息提问，对方通常会做出回答。

[14]张大大：你想跳预言家是吗？

颜如晶：啊，是。我想跳预言家。

例[14]张大大对颜如晶是否想跳预言家有疑问，他提出问题后颜如晶给予了正面回答。

b.说话人对所说信息确定或基本确定，但仍然需要对方确认信息或回应。对方通常正面回答。

[15]金靖：对，好。我就过了，我的状态很阳光，一看就是一个明显的好人，是不是？

肖骁：哈哈。

张歆艺：哈哈。

肖骁：挺你。

例[15]金靖说自己“一看就是一个明显的好人”是在自夸，是要表明自己的好身份。在她自己心里，该论断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她要征求的是大家的意见，对于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并不确定，期待大家的回答。肖骁的回应“挺你”给出了肯定回答。

c.提议、建议对方或者在场的所有人做某事，征求意见。通常会有人回应。

[16]马东：我有一个提议，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转着圈的数数，然后谁接的迟疑一点，谁有可能就正在有事干，好不好？

蔡康永：你数吧。

例[16]马东明确说“我有一个提议，……好不好？”，这个提议是要求大家跟他一起做事情，因此要取得大家的同意，等待大家的回答，蔡康永作为法官，允许了这种行为。尽管“……好不好？”在这里是一个行为，但因为是得到大家同意的提议，我们也把它归入询问。

d.怀疑对方说话或做事的真实性或者揣测对方存在不良用意。听话人可能正面回答也可能拒绝回答。

[17]肖骁：其实我现在大胆猜一下，我觉得会不会康永哥有可能是预言家。

马东：盖乐世手机请拿走我的瞳孔。

大王：可是他们有必要玩得这么深吗？

肖骁：对呀，所以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他说完之后我就已经跟着他走了，然后后来康永哥出来一脚我的妈呀，我说他干什么呀这些人。

大王：一直质疑。

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游戏里的人都会说谎。例[17]在大王发出“可是他们有必要玩的这么深吗？”这个疑问句之前，蔡康永、肖骁等人均根据队友的表现对谁是狼人进行了分析。大王对他们的分析不是百分百认可，肖骁回应的“对呀”表示对大王的质疑也表示赞同。例[17]的最后一个话轮“一直质疑”也再次明确了大王的怀疑态度。

e.自问自答。

[18]颜如晶：……但是这一局你确实有一点错。错在哪呢？第一，为什么我第一局就保你，因为我第一局就验你，所以我保你，我暗暗地保你，我保一圈情况之下也保你进去。

例[18]颜如晶提出一个问题“错在哪儿呢？”，这个问题不是问大家的，而是为了引出自己的分析。自问自答询问的是自己，我们也将之归入询问类。

我们将例[14]- [18]这样的疑问句归入第一类——询问。但实际上这一类所涵盖的内容较多，疑问程度也有一定差别，这种差别源于有些疑问句的功能并不单一。因为我们是从答看问，采取下一话轮验证的方法（next turn proof），如果下一话轮回答了，则该疑问句有询问的功能。上面的分类中，a、b两类对疑问句的回应是对询问信息的回应，而c是对询问行为的回应、d是对询问立场的回应，e是无疑而问，自问自答。

2.否定、反驳。说话人并没有疑问，所要表达的意思与字面意思相反。若是肯定句，就是表达否定的意思，若是否定句，就是表达肯定的意思，并且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果句子的内容是前文已经提到的相关事实，说话人用问句是为了反驳对方的观点。这类疑问句也就是反问句，在语料库中用数字“2”标注。

[19]陈怡馨：所以大王你觉得可能是谁？

大王：你呀！

（众笑）

大王：陈怡馨！

陈怡馨：哪里？大王，我们私下那么恩爱，你怎么能怀疑我呢？

[20]王博文：我只能说，真的，你演得太好了，我真的佩服你，你真的是高玩。

伊能静：我演什么呀？

例[19]的会话序列中，第一个话轮“所以大王你觉得可能是谁？”是特指问，属于第一类（询问），而第四个话轮陈怡馨的“哪里？大王，我们私下那么恩爱，你怎么能怀疑我呢？”是反问句，属于第二类（否定、反驳），表达的意思是你不应该怀疑我。例[20]伊能静不赞同王博文对自己的评价，“我演什么呀？”意思是我没有演，反驳“你演得太好了”，并表达强烈的情感。前文中的例[11]也属于这一类。由于前人对反问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其否定、反驳功能认识也较为一致，我们对这一功能不再赘述。

3.指出事实。使用疑问句是为了把之前的情景拉回到当前对话或者表达评价，有话题组织的功能。说话人没有疑问，只是重复前文出现的事实。说话人对事实持肯定态度，不等对方回答就继续言谈。在这种用法的问句中，“是吗？”“是不是？”“对吗？”“对不对”“好不好”“记得吗？”“你知道吗？”是常见的标记。在语料库中用数字“3”标注。但我们并不能说有这些附加标记的都是用于指出事实，如上文中的例[15][16]都归为了询问，而前文中的[12][13]与下文的[21][22]则是指出事实。

[21]马东：说我的人，说我是狼的人都是狼。

范恬恬：但马老师这局也没有踩人，也没有保人，是吗？他是狼的话，他超爱踩自己狼友的，嗯。

[22]蔡康永：好，袁弘。

袁弘：然后我说是不是？我真的不是狼人，如果我是狼人的话，我不会傻到去杀2号，因为我一直在质疑2号，对不对？而且，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在场不止我一个人质疑2号。

例[21]“马老师这局也没有踩人，也没有保人”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吗？”是附加问，但不是询问，也没有疑问，只是提请大家注意这一事实。例[22]法官蔡康永已经点名请袁弘说了，袁弘接过话轮还说“然后我说是不是？”，实际上是宣告自己要开始说话了。同一话轮中另外一个问句“因为我一直在质疑2号，对不对？”也是请大家注意自己之前的言行。疑问句三个功能的具体使用情况如表3所示：

表3显示，选择问100%是用来询问的，陈述问的询问功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非问与

Table 3: 疑问句的类型与功能

疑问句的类型	询问	非询问功能		小计
		否定	指出事实	
是非问与反复问 (P)	178 (74.79%)	37 (15.55%)	23 (9.7%)	238 (100%)
特指问 (Q)	151 (67.11%)	69 (30.67%)	5 (2.22%)	225 (100%)
附加问 (T)	35 (42.17%)	4 (4.82%)	44 (53.01%)	83 (100%)
陈述问 (D)	61 (81.33%)	13 (17.33%)	1 (1.33%)	75
选择问 (A)	6 (100%)	0	0	6 (100%)
总数	431	123	73	627

反复问、特指问的询问功能也均过半。比较特别的是附加问，其指出事实的功能高达53.01%，特指问在所有疑问句类型中用于否定的可能性最大，否定功能占到特指问的30.67%。选择问不用于否定，附加问极少用于否定。表3的统计结果说明，疑问句的形式与功能之间有一定关系。

4 结语

本文在语料库中考察了疑问句的形式和功能，从整体上观察疑问句的形式、分布与功能的对应关系。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疑问句使用频率最高的为是非问（包括反复问）与特指问。大部分疑问句会引起话轮转换。选择问只具有询问功能，陈述问、是非问、特指问的主要功能是表示询问，而附加问的非询问功能多于询问功能，主要用来指出事实，特指问用于否定功能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竞争类游戏语言这种具体的语体得出来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语体，还有待验证。

在各种语言中，疑问句都不只是用来询问信息的，还具有多种功能。根据Enfield等 (2010)对语料库的研究，英语疑问句的功能只有35%是严肃地请求信息，其主要用法还有修正之前的话语与要求确认。Levinson (2012)也指出，疑问句在功能竞技场上是干苦力的，它可以用来介绍（如，How do you do?）、修正（如，He said what?）、建议（Why don't we get a coffee?）、要求（Would you mind taking this?）、陈述（Well, what damn fool would trust a bank with their money?）、训斥（如，Who do you think you are?）。毫无疑问，汉语的疑问句功能也比较丰富。接下来，我们将对多人对话中疑问句的非疑问功能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参考文献

- Enfield, N., Stivers, T. and Levinson, S. C. 2010. Question-response sequences in conversation across te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10):2615-2619.
- Levinson. 2010. Interrogative intimations: on a possible social economics of interrogatives. In Jan P. De Ruiter(ed.),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Sacks, Emanuel A. Schegloff, and Gail Jefferson.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4): 696-735.
- Tanya Stivers. 2010. An overview of the question-response system in American English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2772-2781.
- 范继淹. 1982. 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 *中国语文*, 6: 426-434.
- 高华、张惟. 2009. 汉语附加问句的互动功能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5: 45-52.
- 郭继懋. 1997. 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 *中国语文*, 2: 111-121.
- 胡德明. 2010. 从反问句生成机制看反问句否定语义的来源. *语言研究*, 3: 71-75.
- 李宇凤. 2008. 汉语语用偏向问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刘松江. 1993. 反问句的交际作用.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46-49.

- 刘娅琼、陶红印. 2011. 汉语谈话中否定反问句的事理立场功能及类型. 中国语文, 2: 110-120.
- 陆俭明. 1982. 由“非疑问形式+呢”构成的疑问句. 中国语文, 6: 435-438.
- 吕叔湘. 1942. 中国语法要略.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丁婵婵. 2006. 反诘类语气副词的否定功能分析. 汉语学习, 5: 3-13.
- 邵敬敏. 1996.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邵敬敏. 2013. 疑问句的结构类型与反问句的转化关系研究. 汉语学习, 2: 3-10.
- 苏英霞. 2000. “难道”句都是反问句吗?. 语文研究, 1: 56-60.
- 谢心阳. 2016. 问与答: 形式和功能的不对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谢心阳. 2018. 汉语自然口语是非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的无标记回应. 世界汉语教学, 3: 372-386.
- 徐杰、张林林. 1985. 疑问程度和疑问句式.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71-79.
- 徐盛桓. 1999. 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 中国语文, 1: 3-11.
- 袁毓林. 1993. 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 中国语文, 2: 103-111.
- 张伯江. 1996. 否定的强化. 汉语学习, 1: 15-18.
- 张伯江. 1997. 问句功能琐议. 中国语文, 2: 104-110.
- 张文贤、乐耀. 2018. 汉语反问句在会话交际中的信息调节功能分析. 语言科学, 2: 147-159.